



孫偉文

我來自澳門。我唔識葡文唔識食飯。

【港藝述】那些植物教會我的事 專訪藝術家楊沛鏗

2015/4/10 — 16:32



藝術家楊沛鏗 (Trevor Yeung)

編按：今年香港大型藝博會中，都不難找到本土藝術家的影子。他們的作品不但獲得市場的肯定，也得到評審的掌聲。楊沛鏗和楊嘉輝均入圍香港巴塞爾藝術展觀設的「寶馬藝術之旅」計劃三甲；潘蔚然又在 Art Central 奪得 Rise Award 的榮譽。本地藝術家到底有甚麼創作故事？《立場新聞》將以訪問系列形式，邀請上述三名香港藝術家談談香港藝術。

還記得早前行 Art Basel，其中一檔放滿了一盆盆的植物，當時真覺得是舒一口氣——特別在其他攤位接受了大量強光後。那是 Trevor Yeung，楊沛鏗在刺點畫廊的個展《遊園：不太容易做綠色》。也許因為這個經歷和印象，這次與他約在花墟內的咖啡店做訪問，感覺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Trevor 自小就養植物，他的作品，不少都有用植物作創作媒介。早前他在 Art Basel 的個展，其中一份作品《扭擰（上環）》就用到鐵樹。鐵樹放到照片前，照片內的人側身望過來，觀者目光又需繞過鐵樹去看相中人，一種面面相覷的感覺。



楊沛經與刺點畫廊合作在今年 Art Basel 的攤位
(圖片由藝術家提供)

溝通的距離

「其實我係好驚同人去溝通，所以好多時嘅作品到會有返呢種感覺。其實，社會上有好多人都係咁。」

與其他不太一樣的是，Trevor 從作品找回與人溝通的渠道。《遊園》內另一組攝影作品，系列，是他外遊時所拍下的陌生人，他們都正睡在床上。照片上，Trevor 沿著相中人，刻畫了一些圖案在上面，有人說是否在觸摸他們，有人說是否有關色情，「我覺得圖案嘅描繪係了解緊佢哋嘅構造，就好似我了解植物咁樣。」談到植物，他真的不像怕與人溝通的那類人，「同植物嘅關係，其實佢有佢嘅世界，你有你嘅世界，我哋覺得植物有咩感覺，其實係想像出嚟。正等於你望住個人，係好單方面咁想像佢嘅係咩性格。」



Trevor Yeung, TY_Sleepy Bed (Frankfurt Hostel 1)
(圖片由藝術家提供)

「養植物，我同佢嘅關係好微細，但又真係存在。唔同養動物咁近，所以可能維繫得更好。」親密不一定緊密，適當的空間或者更舒服。

但為甚麼是睡著的人？多少人一聽到自己睡著時被拍下，都會立即擔心醜態外洩。他就說其實每個人睡著都是一個安祥的狀態，不會特別難看，「反而我覺得係一個 moment 可以大家分享，想觀眾明白到，其實瞓覺時，唔洗咁驚人咁見到。我想俾大家睇到呢個唔係一個差嘅 moment。」藝術家大多都是好的觀察者，而自小就與植物相處的 Trevor，自然的睡眠狀態會吸引到他去觀察，似乎也很合理。

回到 Art Basel，不少評論都說這是個大賣場，對本地藝術沒太多幫助，也有說到藝術家的存在其實可有可無。但對 Trevor 來說，這是一個讓他跟觀眾溝通的機會，「平時睇展覽，藝術家唔會存在喺個展覽，你只係睇作品，個距離好似好遠。特別我啲作品故事性好重，如果觀眾了解個故仔多啲，會更深入了解到個作品。」的確除了收藏家，不少進場的人並非為了買作品（又或買不起），只是為了觀賞藝術品；而除了賣作品，也有藝術家是想借這場盛會，與觀眾分享藝術。

「當我覺得作品要解釋俾人聽時，我就會有個原因同人溝通。都係訓練我同不同人之間嘅交流。」他笑說。

緩緩前行

今年 Art Basel 與寶馬集團新設立的「寶馬藝術之旅」獎項，三位入圍的藝術家需撰寫計劃書，再由評審選出得獎者。

除了 Trevor，另一位入圍的藝術家楊嘉輝也是來自香港，可覺得香港藝術家有甚麼獨特又或優勝之處？「我覺得我係好彩，咁啱作品都有去唔同地方，好多好似關於旅行嘅嘢。例如有啲嘢 Hostel 嘅作品，都係關於去一個地方嘅體驗，感覺同個獎有個關連性。」他也提到不是所有畫廊都會帶藝術家來 Art Basel，相比下本地藝術家，可以更容易去設置理想的展覽空間，也是一個優勝之處。

從二十位藝術家中脫穎而出，Trevor 說很驚喜，因為做展覽時並未知有這獎項。「其實成件事幾被動。我本身好少機會攞獎，今次入圍，要寫計劃書，對我嚟講都係試一啲新嘢。」

得獎者將會由寶馬集團資助下，完成藝術之旅。常以植物及水族為創作媒介的 Trevor，亦計劃借此機會再作深入研究，熱帶雨林就是他一直都想去的地方。



Trevor Yeung, The Enigma (Sheung Wan)

（圖片由藝術家提供）

「一個媒介用得嘅時候，其實要再鑽研得深入啲。」已經由細到大養植物，還不夠了解嗎？「植物背後仲有好多唔同嘅嘢，喺社會上作出嘅影響，點去改變一啲事情。以前種嘢，佢好似係你朋友，但就未有去了解更多。」他說到溫室原來因種菠蘿而來，薯仔如何去到歐洲並成為主食，「果樣嘢就係好慢好慢，你唔察覺，但其實佢就係改變緊。」

「睇書同影片可以攞到一啲資料，但始終切身體會先有個感受，再將佢轉化成藝術品，作品會同觀眾近啲。」

Trevor 說即使最終沒得獎，依然會繼續進行他的計劃，「可能攤開一兩年做，因為做研究嘅時候，都要好多時間去諗同計劃。加上過程都需要試好多嘢，好似煮嘢食，都要自己試幾次先知點煮先好味，先可以擺上枱。」

但換了獎金不是更實際，自由度更大嗎？「可能會洗咗去玩。」Trevor 笑說。「今次比起獎金好嘅係，當我有一啲諗法，佢可能會搵到唔同嘅嘢去幫我解決，例如語言問題。同埋作為一個 young artist，未有咁多人脈嘅時候，得獎的話，佢地可以俾到支援。」聽上去這個獎項的設計都是從藝術家的角度出發，但資金來自商業機構，可會有其他限制？「好似要揸佢哋嘅車行唔知幾公里，哈哈，但都合理。同埋都無要求完成旅程後就立即做件作品或做個展覽，對我嚟講，可以舒服啲咁去計劃想做嘅嘢。」

訪談間，Trevor 不時說到自己身為 young artist 所面對的各種處境，態度都是樂觀的。感覺他就像他所說的植物，盤有多大，就因著環境，慢慢去生長，調節。

「我個人其實好快。未做全職藝術家前返工，上司都會話我太緊張。養植物，對住佢哋嘅時候，我會跟返佢哋節奏，搵返個平衡。」

計劃書還在撰寫中，得獎與否仍是未知數。但 Trevor 就透露，將會到瑞士三個月，當駐場藝術家。「因為我去過瑞士，有諗過再去可以做咩，變咗機會到嘅時候，我可以將原有想法放入去。」他說雖然會常感到自己很幸運，但亦知道能夠掌握到機會，也是因為平日的準備，「所以今次去瑞士，都係個機會俾我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再去深化我而家做緊嘅嘢，而不只是一味衝衝衝。」